

# “克隆”出租车惊现“高仿货”

## 斩除非法“产业链”须多方合力

本报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赵欣 张海卿



近日，市运管局江东大队经过跟踪、追查，在鄞州区“东城水岸”附近抓到一辆“克隆”出租车。车牌照是假的，但让执法人员惊讶的是：车上不仅装有计价器，打出的发票跟车牌还是一个号，“这辆车称得上是高仿货了，普通乘客很难分辨。”

“克隆”出租车就是一种非法营运的“黑车”。最近六七年来，每年打“黑车”行动中，我市运管部门能抓住10多辆。然而，在长年的稽查高压态势下，“克隆”出租车屡打难绝。业内人士指出：地下非法改装，正是孕育这些“山寨车”的温床。

### 花几千元“易容” 报废车重上路

前不久，运管稽查和公安部门联手，抓获一辆“克隆”出租车。车主赵某(化名)是余姚人，据其向警方交代，他花5000多元买了一辆报废的出租车，后来通过一修理工“牵线搭桥”，认识了一名杭州人，自称能帮他全套改装。赵某将车开到杭州，交了几千元钱，数天后，他的报废车经过“全方位整容”，从外观颜色到内部设备，与街上的正规出租车几乎一样。

本市一家修车厂的李厂长介绍，外观



导航仪，来冒充出租车服务信息仪。

### 探索新模式 全区域“通缉”不手软

“克隆”出租车与一般的“黑车”相比，因其迷惑性，乘客难辨真假，对行业秩序的危害性更大。

市运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，有次，一名乘客投诉“打的”时遗失了钱包，损失

2000 多元，还有很多卡证。根据其出示的打车发票，查下来却是来自另一家出租车公司，“乘客坐上的极可能是辆‘克隆’车，遗失物品后，得不到丝毫保障。”

很多“克隆车”还是套牌车，“的哥”们对之更是深恶痛绝。

今年上半年，市运管局经多方调研，推出了网上稽查追稽系统。运管部门根据各公司上报的嫌疑违章罚单和乘客投诉，与交警系统进行比对，排摸出“克隆”车的活动范围，对部分锁定的嫌疑车，通过网稽平台在全市大市进行追稽。

在出租车驾驶员的配合下，尚在试运行中的新系统显示出了威力，如今年7月份，稽查部门一下抓住了5辆“克隆”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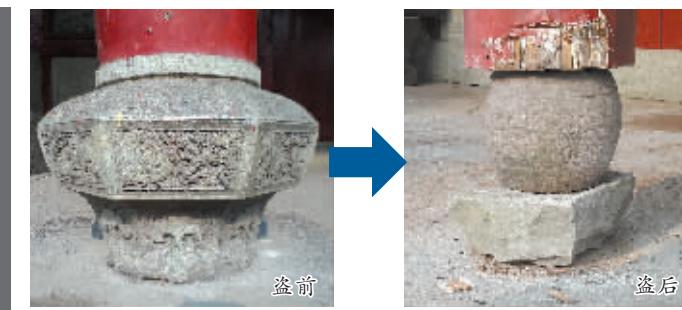
### 根除“克隆车” 尚需多部门合力

“克隆车”一旦被抓，要被依法处以5万元罚款。然而，罚款虽严，仍不足以震慑违法者。

一辆“克隆”车，本身价值不过数千元。车主往往弃车而去，另购一辆，重操旧业。此外，“克隆”车没有规律可言，靠日常巡查很难发现，拦截、查处更是不易。

运管部门人士说，光靠路上稽查、罚款，对“克隆”车只能遏制，难以根除。

“对‘克隆’车的上游非法产业链必须要打击。”运管部门人士说，像出租车企业淘汰的旧车、被盗计价器的备案，汽修行业监管，以及非法车辆改装、销售出租车顶灯等专用设备，这一系列环节需要运管、公安、工商等部门协同作战，进行有效监管。



柱础被盗后，工作人员临时用两块石头来支撑柱子。(王琼 摄)

## 偷石换桶 文物被盗

本报讯 (通讯员王琼 记者余建文) 前天一早，奉化萧王庙管理戴师傅发现，庙正门外左侧柱子下的柱础不翼而飞，被人换成了一个铁桶，马上报警。

昨天上午，奉化市文保部门和街道工作人员一起来到现场。附近村民说，庙里晚上不住人，住在附近的老人没听到当晚有什么异常动静。

眼下，失去了柱础的这根木柱子，下面暂时用两块石头支撑。柱子的下方损坏较为严重，顶部的梁上还出现了裂痕。柱体也有轻微倾斜。

据资料记载，萧王庙建于1042年，是为纪念北宋奉化县令萧世显的功绩而建，后几经毁建，现存建筑为清代所建。2005年3月，被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这次不见了的柱础，已有约300年的历史。柱础上下均有浮雕花纹，中间八面雕刻有不同的瑞兽，制作十分精美。

粗大的柱子还在，底下的柱础是怎样被小偷“偷梁换柱”的呢？文保部门人士介绍，作案者事先肯定踩过点，且手法十分熟练。应该是用千斤顶将上面的木柱子顶起，然后把石柱础挪出，再用准备好的东西把柱子撑住。一般建筑物的修复都是从下面动工，像这样把柱子由下往上顶，对古建筑的损害很大。

为了防止其他的柱础再遭贼手，萧王庙方面将开始24小时值班，并在庙周围安装监控探头。目前，文保部门和警方正在全力搜寻柱础的下落，也呼吁知情的市民积极提供破案线索。

## 替友藏刀 憨汉被拘

本报讯 (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李东雷 竺琛) 朋友拿来三把砍刀请求帮忙保管，司机魏某想也没想，放进了车子后备箱。结果被民警查获，进了拘留所。

11月16日晚，公安溪口分局民警巡逻至溪口镇溪南村时，发现路边有辆汽车形迹可疑，遂将车拦下检查，结果在后备厢中，发现三把横放着的大砍刀。每把刀身长约50厘米，算上刀柄，总长近1米。

民警当即将三把刀暂扣，把司机魏某传唤至分局作进一步调查。经查，魏某是江苏人，今年26岁，在奉化打工。据他说，前几天，有个叫“阿浩”的奉化朋友因为搬家，叫他暂时保管这三把大砍刀。

因非法携带管制刀具，溪口警方依法对魏某处以治安拘留处罚。

## 城管执法 险遭泼粪

本报讯 (记者冯小平 通讯员朱雪涛) 根据群众举报，前天上午，北仑城管执法大队霞浦中队的执法人员，会同当地安监部门，取缔了位于霞浦枝夹岙村的一家非法液化气充装窝点。

该非法液化气充装窝点隐藏在民居中，旁边又紧挨着一处厂房。执法人员发现现场没什么防护措施，甚至连最起码的灭火器都没有配备，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。但执法过程中，当事人吴某拒不配合执法工作，先是紧闭门窗阻止执法人员进入，后来在执法人员准备对现场查获的液化气钢瓶依法进行暂扣时，吴某更是情绪激动，准备了三桶粪水，以此威胁，阻挠执法。见此情况，执法人员耐心劝说吴某不要暴力抗法。在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的劝说下，吴某最后表示愿意配合执法工作。

此次城管部门共暂扣了大大小小液化气瓶10多个。通过警示教育，当事人吴某也意识到了自己这种非法经营行为的危险性，表示今后不再从事类似非法经营活动。相关部门表示，会于近日对现场进行复查，防止非法窝点死灰复燃。



### 风“雨”蜘蛛人

昨日中午11时17分，一位城市蜘蛛人在宁波东部新城一大厦18楼高空外，顶着风美化着我们的新城。(胡宇飞 摄)

## 债主来讨债

### 他举枪便射

后面的玻璃窗被砸的声音。胡某赶紧爬起来，一边叫老婆报警，一边往下面看，发现楼下围墙外面有四五个男子，他们用石头砸自家玻璃，胡某就往下喊：“你们来我家砸玻璃干什么，我又没欠你们钱，就算欠着你们，借条拿出来白天过来好了。”但他们就一直叫胡某下去。紧接着，虞氏父子开始撞胡某家的后门。胡某急了，当即拿出了枪，朝楼下他们的方向打了一枪，只听“嘭”地一声，楼下众人作鸟兽散。虞氏父子立马报警，胡某随后把枪往屋外的田里扔了出去。过了一会，警察赶到，搜出了胡某使用的枪，把胡某带到了派出所。

经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，胡某使用的枪支为自制枪支，枪支全长为49.9厘米，枪管长为25.8厘米，枪管口部内径均为2.0厘米，是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的非制式枪支。

近日，慈溪法院审理后宣判，胡某犯非法持有枪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。

## 法警来执行

### 他拔腿就跑

法官向棋牌室里的其他人询问得知，李某之前打麻将输了多少钱，已很久没过来玩了。最近又来了，但每次他都很警觉，打牌时一定要关门，也只和固定的熟人打。刚刚听到有人敲门，几人以为是警察抓赌，把钱和麻将牌都收了起来。后来知道是法官，其他人松了口气。李某却紧张得不行，一开门就跑，钱包跟手机都落在抽屉里。

李某撒腿跑出去约2公里远，就被法警追上了，他大口喘气，根本没有力气逃脱，被法警“拎”回到法院。

李某说，自己没钱还账。法官掂量了一下他的钱包，厚厚的，少说也有万把块钱。李某知道谎言被拆穿，当即从钱包里拿出了2万元现金，随后又打电话让家人送来了5万元钱款，并承诺，剩下的3万元3天后归还。

现年55岁的老赵是山东人，来宁波务工5年有余，在工地搞运输。2011年5月，老赵接了个在工地吊装、运输标准节的活，80后的小李负责吊装，

家住洞桥镇的张大爷有一个“讨债”的儿子张军(化名)，今年30岁，非但不务正业，还嗜好赌博。最后，他不但信用欠款5万元，还欠了高利贷不少钱。

最近，银行频频催讨欠款。

张军没有积蓄，只得厚着脸皮让父母替其还债。但对于张大爷而言，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回两回，他没有能力再替儿子“擦屁股”了。

由于多次上门求助未果，

11月14日下午，张军脑门一热，

拿着一个柴油桶，在父亲家门口倒上柴油，并扬言要放火，想逼父亲拿钱。

接到张大爷报警后，民警火速赶到现场，将张军带回所里调查。

警方向张大爷了解情况时，他已经心灰意冷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求你们放了他！”

由于张军的情节轻微，在所

里认错态度良好，又得到父亲谅解，民警对他批评教育后，让他离开了派出所。

日前，市公交总公司志愿者来

到颐乐园，陪老人到附近公园里欣

赏秋日美景。

89岁的叶奶奶因为腿脚不方

便，平时很少外出走动。趁着天色放晴，志愿者推着叶奶奶和其他老人到小花园逛逛，公园里一片欢声笑语。(钱震 毛敏尔 摄)

这对父子，“别样”父子情！一个欠一屁股债无力偿还，竟然拎着柴油桶上门，逼父亲帮其还债；另一个却固执于孝顺，被固执的父亲逼成“夹心饼干”，生活痛苦不堪！这两对父子让鄞州洞桥派出所的民警们唏嘘不已……

## 33万司法救助金 暖了老赵的心

老赵负责驾驶货车运输标准节。作业期间，因最后一个标准节没摆放好，小李将标准节吊下来准备重新吊装摆放。但这时，老赵刚将标准节的钢丝绳绑好，小李起吊后，标准节开始旋转，猛地撞向站在一旁的老赵。

老赵送医后被诊断为因被重物撞到右上腹导致“肝破裂、失血性休克”。在治疗过程中，又出现严重胰毒症、腹腔脓肿等症状，治疗花费了100余万元。

这对老赵一家来说，无疑是场“灭顶之灾”。无奈之下，老赵将小李和托活给他们的陈某以及建设公司、起重设备安装公司一起诉到了法院，要求讨个公道。

2012年8月，江北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由被告小李赔偿原告老赵108万余元。

后经上诉，二审终审维持原判。

判决下来时，老赵还躺在医院里，等着做个大手术，可是家里的积蓄已全部用于垫付医疗费了，哪里还拿出钱来。

无奈之下，老赵的妻子申请强制执行。

然而，这名80后的被执行人小李也是名进城务工人员，年纪轻且来的时间不长，别说积蓄了，养活自己都够呛。

鉴于原被告的情况，江北法院多方走访，主动向区政法委及省政法委提出申请。

最终，在多方共同努力下，为老赵申请到了33万元的司法救助金，解了老赵一家的燃眉之急。

赵的妻子申请强制执行。然而，这名80后的被执行人小李也是名进城务工人员，年纪轻且来的时间不长，别说积蓄了，养活自己都够呛。

鉴于原被告的情况，江北法院多方走访，主动向区政法委及省政法委提出申请。最终，在多方共同努力下，为老赵申请到了33万元的司法救助金，解了老赵一家的燃眉之急。

潘某父亲潘大爷今年81岁，因年事已高，在老家又无人照料，潘某于11月初将他接来宁波居住。考虑自己在给别人看管农田，为了不让父亲受罪，潘某安排潘大爷住在自己儿子小儿子家。

据悉，小潘已结婚，住在洞桥某小区。谁知潘大爷住过去后，老是把剩菜剩饭直接倒入抽水马桶，还对小夫妻的生活指手画脚，最终导致孙女小潘无法忍受。最后，潘某只好把父亲接到自己的简易房住。

这下，潘大爷不乐意了，想和孙子一起住，但潘某没有答应。为此，潘大爷对儿子十分不满，到后来竟演变成为每次见到潘某，就打他一顿。

11月15日，潘某着实被父亲打怕了，骑了电动车来到洞桥派出所大堂，对值班民警说：“把我抓起来吧，我实在活得太累了。”谁知几分钟后，潘大爷也骑着自行车来了。他以为儿子在告状，直接朝他后脑勺来了一掌。

看见这一幕，民警赶紧劝说父子俩家和万事兴，并对潘某说如果以后条件好点，还是给老爷子租间房。最终，两人心平气和地离开了。

(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李梅)

## 坑爹VS被坑爹

### 世相漫说



庄豪 绘



庄豪 绘